



新斋 856

■ 汽车系 汽 81 | 杨蓉

十七岁那年，我背着行囊，告别了亲人，经过一天的轮船和一天一夜的火车，来到清华园，住进了新斋 856。

初相见

新斋当时是女生楼，856 是个小小的寝室，四个成员分别是来自北京的王德新、吉林梅河口的张丽珍、吉林长春的侯杰和来自四川巫山县的我。王德新是我们的大姐大，爽朗，干练。张丽珍温柔，善解人意，给所有人带来温暖。侯杰是我们的 Super Star，曾在新生汇演时以一首《掌声响起来》赢得满堂彩。

第一次聚在一起的晚上，我们宿舍是伴着歌声度过的，我虽然五音不全，也跟着大家一起大声地唱

着我们熟悉的歌谣。歌声象泉水一样流过我们，好像我们并不是从东南西北不远万里聚在一起的陌生人。也许我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一些共同的特质，也许只是一种“我们是同类”的淡淡的喜悦。在别的女生为思乡而哭泣的时候，新斋 856 有的是歌声和笑声，我想，我真幸运，在离家万里的地方，我觉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快乐，我一定会有一个有趣的五年生活。

五瓣丁香

水木清华有很多丁香树，春天的时候，白色的小花散发着淡淡清香，每年，张丽珍都会叫上我们一起去寻找五瓣丁香，她说如果找到五瓣丁香，就找到了自己的幸运。

如果我们中有人找到了就大声招呼大家来看，张丽珍永远是找到最多的那个人，有时她找到了，还会分享给我们。其实她的幸运值一直很高，而她又一直那么努力地生活，从她身上我才明白，原来幸运从来都亲睐那些热爱它的人。

二十多年过去，我和张丽珍又在清华园聚会，我们又一起寻找五瓣丁香，我想，我真幸运，有愿意分享幸运的朋友。

夜谈

夜谈几乎是我们每天重要的节目，从我们读的小说，到周围认识的朋友，从我们过去的记忆，到将来渴望的生活。所思所想都可以和大家分享，你不会担心没人理解你，大家都是最好的听众和参与者。点点星光下，虽然看不到彼此的容颜，却常常能有那种“哦，原来你也这样想”的默契。有时话题被点燃，兴奋无以言表，拥被而起，恨不得彻夜长谈。可怜我那时经常失眠，除了小说，夜谈也是一部分原因。我们夜谈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全班的游玩，有时夜里聊着聊着，忽然发现我们班已经很久没有出去玩了，于是第二天就跑到男生宿舍去鼓动大家，大学生活就又多了一些可贵的记忆。

那些一起读过的书和唱过的歌

我们中如果有谁读到一本好



856 合影



书，都会推荐给其他人。清华图书馆是我这样的书虫的乐园，经常一次借十本小说回去看。我们曾经一起读过、讨论过的书很多，像《人性的枷锁》、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、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、《百年孤独》、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……

王德新和侯杰总是有很多新歌带，我们一起听，一起跟着唱，从《恋曲1990》、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、《狼》到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。其实我一首歌都唱不好，但我享受跟着她们哼唱的乐趣，有她们的声音在，我会错觉自己也能唱出动听的歌。

侯杰的声音

当时的一大享受是侯杰的声音，无论是在洗衣服还是去打水的路上，她随时带着耳机，嘴里哼着歌。有校园歌手随时献唱，我们的耳朵真是有福。她唱歌的时候，全身心都投入进去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光彩。我是她的粉丝，每次有她的演唱都去听。她还在广播台播音，走在路上，听着她很有磁性的嗓音说：“你好，我是同方，今天我们……”，那声音非常舒服，令人沉醉。

我的普通话不好，侯杰对着我“乐乐乐乐乐乐”，试图纠正我那可怜的发音。可惜我好像先天不足，直到现在仍然分不清“l”和“n”的区别。

文艺汇演

从一进校园的新生合唱和侯杰《掌声响起来》的独唱，我们班在文艺汇演中总是很出彩。我们班有众多歌星，侯杰、吴大军、罗锐锋、王德新、吴为民……我们新斋856



作为班上“唯四”的女生，也是文艺汇演的主力。我唱歌不行，只好跳舞。还记得侯杰和我一起编《望天》，没有服装，就把两条裙子叠起来穿，上面一条系起来，看起来有鱼尾长裙的效果，再用纱巾做水袖，到处去借裙子，居然也山寨了四身古代裙装。编排完了，我们在食堂外、荒岛的水榭里，在所有能找到的空地上练舞。张戡来陪王德新，还给我们提意见。到演出的时候，吴大军在台上唱得特有明星范，我出场时紧张得发抖，不过我们四个女生穿着山寨古装，一出场就得到了大家善意的喝彩。后来又表演了一次歌舞《雪在烧》，这次是侯杰演唱，我们三个女生加友情出演的刘瑜和苗庆、徐威、钱智和李森林跳舞。这次女生是一身白色衣裙，配上红色的飘带，演出也非常成功。只可惜那时相机和录像还很稀有，没有留下什么影像。

告别新斋

后来我们四个女生搬到了5号

楼，离开了新斋这个古老的女生宿舍楼。其实新斋856不是朝阳的屋子，冬天很阴冷，但是在我的记忆中，它好像一直都像我们离开时那样，虽然简陋，却温暖舒适，有很多的歌声和笑声，有我从梦中哭醒的啜泣声，也有大家抱着我安慰的低语声。在我22岁的时候，我们结束了五年的大学生活，离开了清华园。20年过去，我们四个人天各一方，我见到最多的是张丽珍，因为她留在了北京，她仍然会在春天到水木清华去摘五瓣丁香，并且把祝福送给我们。去年，我在美国的家里见到了来游玩的王德新和张戡，大家多年未见，再见仍然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夏天回北京，张丽珍、侯杰和我相约在荒岛的亭子上见面，我们在那儿跳舞，侯杰买来了当年常喝的罐装酸奶，我们走过荷塘，走过紫藤花架，走过水木清华，也走过新斋。我们没有进去，可是新斋856永远在我们心里最温暖的角落，它属于木木、默默、毛毛和梦梦，在她们最美的年华里。📌